

浮

生

雜

記

■ 一 繩 沈 ■

正要是談起來，也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。

在我們上幾代的中國人，所謂「飄洋過海」，是一些沒有活辦法的亡命之徒，才肯去幹這一套，以士大夫的身份，是不屑一顧的。傳說福建省馬尾港附近有一座燈塔，原來是有五六層高的寶塔，當年有一對夫妻，丈夫出海覓寶，言明某年某月某日回家，說時慢，那時快，一霎眼，妻子一算丈夫歸期已到，真是望穿秋水，老早準備好歡迎節目，可是等來等去，一天二天，沒有消息，原來這位太太，是性急人，他怕丈夫回來時，看不見這座寶塔，故所以加了一番工，將寶塔加了幾層，高了一點，免得她丈夫在海上看不見原來低的寶塔。她丈夫是如期到達，但一看見寶塔，他確定與過去的不同，因此想到走錯了路，乃調轉船頭，去找他原來的寶塔了。

這個故事，雖然我這拙筆描寫得不好，但有情人看來，一定要眼淚，鼻涕，擦濕不少手帕的。准此，就拿我們祖師爺來說罷，三寶太監，倒不是對他不尊敬，他是一位沒有太太的光桿兒，皇帝叫他七下西洋，可能考慮到一些問題，我大膽來個假設，鄭和先賢，沒有太太也是一個因素之一；至於如何小心去求證

這 一 行

談到我們這一行——撐船——，一般人看起來，總是先皺一下眉頭，以下纔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真

，那要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系諸位先生們的事了（抱歉，還有女士們）。不是我們交通大學的事了。

以近代來說，英國人有一個字眼兒叫「三位一體」，這三位是海軍，商船，海盜。三者之間，差不多很難分別得出來，海盜到一個新地方，就是插上一面英國旗，接着商船就來做生意，海軍兵艦開到就保護她的殖民地。這些都是英雄，都有資格受助，被皇帝封個把爵士之類的銜頭。故能渡過二次大戰危機，現在她自願放棄各殖民地，讓自治領獨立，自各地撤兵，未始不是，商船的噸位，有點不及人家，不能獨佔鰲頭了。而咱們向來以在外拓殖的人民，視為化外遺民，大家來個不睬不理更看他自生自滅，要派人留洋讀書，建設國家，好人家的子弟是不願去的，祇得挑選孤兒，纔沒有人反對，因為這不管我的事，要不是吃了大虧，天皇老子，也祇有出之避風頭的一途了，沿途，吃了一個窩窩頭，當是山珍海味，才想起了人家強盛，是船堅利炮，那我們也來個「船堅利炮」不成啦，想到當年遜清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年），清國託總稅務司英人李國泰向英國購買兵船七艘，李司擅募英海軍上校 SHERARD OASBAN 為幫統，大

清國的海兵只能上船學習，看看我們出錢來替他英國養兵，這成什麼話，還好，不當洋人的屁是香的，最後結果，還不是吃虧，平空負擔一部份損失，退船了事。真是洩氣。

買，出門不利，那自己來造，在那個時代裏，我們不得不欽佩幾位先賢有遠見，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沈葆楨。他們沒吃過洋水，但有見識、勇氣，曾氏自行設法，在英法聯軍次年，造了一艘，結果，沒比老式用槳划的來得快。同治三年，左氏也仿造一艘小火輪，不敢在海裏露面乃在西湖下水，雖富有詩意，但情形一樣，直到同治七年七月，由江南製造局，完全由國人按圖研究，但機器是向外國買的舊貨，在吳淞口試航，並且出海，最高時速竟達到一百二十個華里。船身長十八丈五尺，寬二丈七尺五寸，吃水一丈九尺，逆水時速七十華里，順水時速一百二十華里。乖乖不得了，那時，文正公大人真是出盡了風頭，高興之餘，提起大筆，「以四海波平，廠務安吉」取吉利之意，提名這第一艘中國自造輪船為「恬吉」一號。朝廷也賞批了四個大字「深堪嘉尚」。

不料好景不常，我們吃洋水回國留學生，學的是

造船，做的是在「信」「雅」「達」裏兜圈子的事，「恬吉」號下水那年，也就是東鄰明治天皇即位，他們沒有多少年，有力量把當時大國帝俄打敗。我們是造了一個私人享受的花園。

以後的經過，也不談啦，時到最近，纔出了一顆彗星，發明半潛型學理，使船舶航速不減，替全球的船老闆省了不少錢的學長卜博士保琦。可是現在局面，也難使他發展，來替國家做事。但願即刻打回大陸，把這幾百個牛鬼蛇神，流氓，惡棍，送去陰間社會，人間還是讓我們好好兒來幹，為國家做點事。為同胞謀點真正的幸福。

我吃這一行

輪船自造成功以後，大家很興奮，當時江蘇巡撫丁日昌上書總理衙門，說「將來但患無駛船之人，統船之將，與養船之資耳」，因之駛船，統船之人才，也是當務之急，所以南洋公學，船政科與電機科，並列為母校大字號的一輩，惟當時招商局的大洋船，船長雇的是洋人，國人擠不進去，當然原因很多，如不平等條約之束縛，認國人能力不夠，外人之霸佔，船

長非屬洋人，保險公司不保；等等，但是最大的原因，是自己的洋奴思想，以及社會間風氣作祟，總認為這是粗事，還有點怕，拋妻別子，遠離家庭的生活，不願過。商船教育時斷時續，直到日本侵略，日趨積極，青年人，蜂湧報國，考航校，軍校，海校，蔚成風氣，乃了解商船之能富國強兵。為建立海軍的先聲。

我吃這一行，根本沒想到，更談不上第幾志願，在家鄉，看到太湖，心裏就怕，更何況小時曾被人推下河中，險些上不上來。小學畢業到上海留學深造，念過一個中學科，對面不遠是巴黎大戲院，學校附近有一個按摩院，跳舞廳也有幾個。在這樣一個教育環境中，參加上海市第一次初中畢業會考，居然也及格了，這怪我運氣太好。

初中畢業，考高中，上海有幾十個高中，原不必費什麼腦筋的，可是戚友紛表意見，有人看我氣力，膽子比較大，認為進醫學院的附屬中學，將來學外科，專鋸病人的手脚；家長看我平時歡喜東折西併，可學機械；而我自己，毫無成見，祇怕考不取。結果當然奉家長命，報考同濟大學的附屬高中，奔赴吳淞應

考，考完以後，也是命中注定（我父名宗鑑，務教政，乃要我完成志願）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到吳淞江邊溜躑，透透空氣，乃信步沿海邊走，想想祇考一個學校，把握太少，想再報考其他學校；一時也想勿出來，遠望海上，自己在出神，正在東想西思，忽見一片白帆，自遠而近，及至跑到砲台灣一看，原來是幾個赤膊小夥子，在駕駛一艘救生艇，張帆航行，一想這倒滿好玩的。又見他們進了一個營舍，題名「交通部吳淞商船專科學校」，初設附屬高中，忽然興起，一切證件是隨身帶的，報了名再說，取四十名，報名的倒已上千以上了。

就這樣吃定了這一行飯，在三十五年勝利以後，有二個月之慰勞假，乃偕妻返鄉，坤宅至親，問我這位姑少爺吃什麼飯，我說「商船」，他們點頭說好，為桑梓服務，我們家鄉出絲，吃「桑蠶」飯是算理想的了，及至仔細一問，說是吃船上飯的，又不免搖起頭來。最初十年統計，在家日子，不到一年；至親好友的結婚大典，有四、五次；在前一晚開船，未克親自參加被人埋怨，不够交情；祇過了三年，算是在家吃過年夜飯後；想欣賞梅博士與金少山的霸王別姬

上海市各界在美琪大戲院慶祝勝利，似乎委員長也親臨觀賞，與民同樂，好不容易，有二張票，我是專誠觀摩「金霸王」的，可是又是鳴鑼開船不是鳴鑼看戲，始終未有機會，成了終身遺憾。其他則初長成孩子一見我面，不敢叫我爸爸。

我結婚，在重慶，腳是跨在這一行的邊緣，在九龍坡一個多月，參加畢業考試後，拿到一張臨時畢業證明書，交通部飯票也拿到，可是上船，談何容易，招商局粥少僧多，擠的機會都沒有，民生公司船上舵把子不點頭，腳底下的人，火燒棉花店，不彈（談）。直到勝利還鄉，內子先走一步，我則天上飛去，榮列「重慶飛來的」，以光宗耀祖，大雨滂沱中降落龍華機場回家，是時招商局適粥多僧少，美國盟友，送來萬噸巨輪，現在不值錢的自由輪十艘，乃重返本行。

徵信致謝：

友聲基金 樊際昌 一〇〇元